

旧参
I246.3
L T A

九七-字查记

社 會 小 說

壹 文 錢

每 本 定 價
大 洋 六 分

367477

天津市人民圖書館

(6) 藏書圖記

社會

小說 一文錢

劉鐵菴著

富貴固由天命 半係人力精神 君子憂道不憂貧 實爲名言正論
我人生在世 上 本應勞動辛勤 光陰寶貴勝黃金 豈可終朝胡混
雖有家資百萬 不如一技在身 只要學業有專門 畢生何愁窮困
這篇社會小說 純爲勸世良文 請觀孫許二商人 便可身心自振
西江月念罷 下演一段一文錢小說 這篇一文錢 乃是一件實事 並
不是我自己造魔 閑言表過 這就開書 却說亡清時代 有兩個安徽
人 一位姓孫名強 一位姓許名盛 兩個人都是三十來歲 因爲在一
處經商 所以意氣相投 這天兩個人商議妥當 各拿出五千銀子 到
蘇州辦些蘇貨 運到安徽售賣 算是合夥的買賣 簡斷截說 兩個人
將銀兩行裝預備妥當 就奔了蘇州 一路無話 到了蘇州就找了一處
干淨客店住下 進店之後 妥不是毯衣服 漱口 洗臉 喝茶 吃飯
等等不可少的事項 哥兒倆既是初到蘇州 茶餘飯後 雖免就要到

舊參 1246.3
L T A

街上溜達溜達 爲得是一面觀看風景 一面考查風俗人情 這也是他們商人 出外經商必不可少的手續 哪知這孫許二位 因爲年紀不大 閱歷太淺 雖然一連出來溜達好幾大 貨物是一樣兒沒買 在一家娼寮裏 每人可挑上一個妓女 起初還以爲出門在外的 要是偶爾尋個樂趣 也不爲過 不料這二位是越去越高興 心說我們頂大花上兩千銀子 還可以辦八千銀子的貨啦 趕到真花了兩千銀子啦 不用說還想着辦貨 索性連自己的貴姓都忘了 以前還是來來往往 後來簡直的不出門兒啦 書要簡斷 兩個人在娼寮裏 住了不過半年的工夫 把所帶來的萬數銀子 花了個干干淨淨 俗說酒不醉人人自醉 色不迷人人自迷 是一點兒也不錯 孫許二人 此時實在是有點兒迷惑住了 所幸的他們所認識的那兩個妓女 還有點兒良心 素日就着他們兩個人 有些執迷不悟 又因他們花錢很多 人性也不壞 所以不忍看着他們流落異鄉 於是屢次勸他們戒花歸里 哪知他們二人是置

若罔聞 這天夜半無人 他們男女四位對坐談心 妓女就向孫許二人
說道 自古以來 這勾欄院中 多咱有什麼好相識 第一老鴇子是向
沒有良心 就知道騙人的錢財 不管人的生死 作妓女的是朝張暮李
無非送舊迎新 什麼叫情 哪又叫義 歷來是一概不懂 任你百般
揮霍 頂到把錢花完了 是火滅烟消 卽或有個不錯 也無非是偶爾
請問自古以來 妓女之中 有幾個像花魁那個樣兒的 跟一個賣油
郎就認了命啦 總而言之 幹我們這一行的 跟那刮地皮的官吏 是
一個心理 跟那地方上的劣紳 是一個來派 有錢的就奉爲上賓 沒
錢的就下眼看待 有勢的就向他拍馬 沒勢的就跟他吹牛 你們二位
既來經商貿易 又何苦拿着雪白的銀子打水漂兒呢 現在因爲我們
把血本全都花盡 請問你們二位買到手裏什麼好東西啦 奉勸你們二
位別糊塗啦 若不卽早打正經主意 將來有什麼臉面再見家鄉的人哪
按說我們可不常洩底 無奈因爲有半年多的情義所感 實不忍看着

你們敗落 簡直說吧 這裏頭實不是什麼好地方 甚願你們二位趕快回頭才是 孫許二人一聽 這話說得很對 無如彼此兩情相恰 焉能說離開就離開 既是戀戀不捨 只好得忍一天且忍一天 無論老鴿子開什麼方子 哪怕當賣摘押 也必要厭其所欲 總而言之 還是難捨難離 對於二妓所說的話 簡直是滿沒聽提 二妓一看 這二位實在有些傻得可憐 心想不再勸他們吧 眼看着就得了好結果 勸吧 大概還是白廢唇舌 左思右想 眞替他們着急 實在沒有法子啦 遂又說道 可是這麼着 妾等既是有言在先 聽不聽可在於你們二位 若再執迷不悟 恐怕就沒有什麼好結局啦 我們要不看出點兒什麼來 也不這麼苦苦的相勸 君等如若不信 不久可就要往外闖啦 俗說苦海無邊 回頭是岸 眞要是爲嫖流落異鄉 問心何以自安 孫許二人一聽 登時都怔啦 心說老鴿子雖然可惡 似乎還不至於往外闖 至多不過白眼相加 難道眞就翻臉嗎 不濟死了 我們是照顧主兒

真格的還能跟花錢的瞪眼睛嗎 孫許二人雖然這麼着想 哪知過了沒有三天 老鴿子果然在外屋裏 念念叨叨的直說閒話 起初還是用言語譏諷 後來索性挑明啦 說 娼寮雖是下賤營業 可也是講本圖利 住房子給房錢 吃飯花飯錢 高的是桌子 矮的是板櫈 男的是夥計 女的是娘姨 要是來了客 就不分晝夜的在屋裏起膩 我們連點兒銀子毛兒都看不見 請問我們是爲什麼許的呀 總而言之 我們這裏頭是賣錢的 誰看着愛 誰就拿錢來 真要是一時也捨不了離不開 不會拿銀子買到家裏守着去嗎 再說我們這也不是廣仁堂和養老院哪 果然我們要有那項富裕錢 又何必操這種低三下四的皮肉生涯呢 但凡有點兒良心的人 也不能在我們這裏頭找便宜呀 老鴿子在外屋裏是越說越有勁 孫許二人同兩個妓女 在屋裏是聽了個滿耳朵 妓女遂向孫許二人說道 你們聽聽怎麼樣 我們早就知道將來必有這麼一齣 所以才屢次的直言奉勸 而今已然是翻了臉啦 君等大概

也聽見啦 這還不趕快回家嗎 孫許二人一聽 問道 他這是說我們倆人嗎 別是說別人吧 我們從前既花過這麼些錢 真格的還把財神爺往外推嗎 妓女咳了一聲說道 你們二位是真傻假傻呀 現在這院裏除了有你們二位 這樣的起膩 難道他這路話還會衝着花錢的說嗎 你們二位雖然花錢很多 可是從前 如今既然沒有錢啦 就不能再認你們爲財神爺了 請你們二位快打主意吧 真格的還等着他往外拉你們嗎 孫許二人聽罷 怔了一會兒說 咳 事到如今 只好是打主意回家 這話可又說回來啦 回家倒是容易 但是……：：：妓女插嘴說 大概是沒有路費吧 不要緊 盤川一節都有我哪 孫許二人說 你們的錢本不是容易來的 我們焉肯花用呢 妓女說 事已至此 你們就不必再說這種大話啦 錢雖是我們存的 究竟是你們二位花的 既是情義相投 又何分你我 說罷這就偷偷兒的把箱子開開 每人拿出一包兒散碎銀子 並有數十兩銀票 湊到一處 總有一百兩上下 遂

就遞給孫許二人說道：你們二位就不必客氣啦。實對二位說：我們姐兒倆當初也都是清白門弟，不過因為家貧，這才賣入娼窰，竟至身墮下流。倘得有人援手，難道誰還願意吃這盤兒飯嗎？妾等既蒙二君這樣的見愛，敢不刻骨銘心。看二君的意氣，也不過是暫時落寞，再看二君的舉動行爲，哪點兒也不致於久困風塵。俗言說得好：一誤不可再誤。現在雖然受點兒折磨，焉知將來不能發達。不如狠心暫離，各自料理各自的大事。二君從此努力向前，自然就有出頭的日子。你們二位既是患難，難道我們姐兒倆就不准換心嗎？只要你們二位從此改邪歸正，我們姐兒倆一定死守，以待將來破鏡重圓。俗語說：不怕輸的苦，就怕戒了賭。將這句話推到嫖上也是一理。只要從此不走這門兒，損失多少也能恢復的過來呀。二妓一面說着，是眼淚兒汪汪，又要哭，又不敢哭。看方向是恐怕被那不講人道的老鴇子看見，只得喉中哽咽，並不敢出聲。孫許二人聽了二妓一番話，又看了他二人難過

的情形 真是心如刀絞 自己直說不出是怎樣難受啦 萬分無奈 這
牙將銀子接在手裏 撲漱漱也落下淚來 雖有一肚子話 就是不知打
哪頭兒說是好 怔了半天 還是妓女說道 方才我們不是把話都說開
啦嗎 你們二位也就不必難過啦 想二君既能帶着萬數銀子出來作買
賣 家裏一定還夠瞧的 現在已竟是臘月半頭兒啦 千萬可拿這點兒
銀子作路費 趕快回到家裏過年 過了年再打正經主意 須知銀子是
死的 人是活的 既能花得出去 就能賺得回來 這話又說回來啦
卽或賺不回銀子來 若是把名譽恢復過來 又比有銀子強的多啦 絲
許二人聽罷 說道 既蒙二位這樣的關切 我們從此一定要努力前途
倘或將來咱們還有再見的時候 總叫你們二位看得起我們哥兒倆
這話又說回來啦 倘若我們哥兒倆要混不出個樣兒來 也絕不能再來
見你們了 說罷 各自珍重一番 拿起銀子 同兩個妓女洒淚而別
出離了大門 垂頭喪氣的 直不知往哪裏去是好啦 所好的 究竟兩

個人還有百十兩銀子。雖是臘月的天氣，還不至於挨凍受餓。兩個人一面往前走著。孫強向許盛說道：「咳，老弟呀，咱們這就是嫖客的下場頭。」許盛說：「這還算很不錯哪。若不是遇見這二位義妓，你我還不定糟到哪兒去啦。」別管怎麼說，到底兒還有回家的路費呀。這麼辦，一不作，二不休。索性咱們哥兒倆先找個地方喝兩盃，已然到了這步田地，發昏還當得了死嗎？孫強說：「對，這會兒我也豁出去啦。」既是人家慷慨義贈，難道你就不長進嗎？萬一咱們要是翻過身兒來，千萬可別忘了這二位姑娘。許盛說：「那還用說嗎？自然你我得有個樣兒。要是辜負了人家的好心，那可未免太寡情啦。」二位說話之間，眼前來到一座飯館兒。二人就溜溜達達的走了進去。找了一個僻靜所在，要了兩壺酒，配了幾樣酒菜兒。哥兒倆要藉酒談心。剛喝了一盃酒，孫強忽然嘆一口氣說道：「眼看已到了年下啦，人家全都忙合年事，你我不但飄零在外，並且連本錢都花淨啦。店裏還該下許多的帳，細想

咱們對得起誰 說着由懷裏把妓女所贈的銀子掏出來 往許盛跟前
推 說 咳 看來還是這個東西好 許盛說 本來銀子是好物件 好
寶貝吾救你的急 救你的難 救了你的窮困 孫強說 得啦得啦 我
又不是唱青衣的 你衝着我唱得什麼碌砂痣呀 難得你還有這種心腸
你真算可以 須知我們要是沒有這點兒接續 只好就得跳冰窟窿啦
許盛說 大哥您先別着急 事到而今倒得沉住了氣 大丈夫處世
講究是得之不喜 失之不憂 當初咱們不是樂過嗎 而今雖然受窮
也都是自己找來的 那可怨誰呀 好在一共才萬數銀子 再多點兒又
該怎麼樣呢 說了歸期 還是咱們哥兒倆的錢少 要是錢多吧 花幾
萬又算得了什麼 嘗見人家大闊少 終日花天酒地 高車駟馬 奴僕
成羣 一年到頭總是這麼大勁兒 大概也不能人人都要了飯 不過咱
們沒修了那點兒福來 所以才鬧成山窮水盡 您方才卽說是豁了出去
咱們就當照約履行 書中交代 孫強跟許盛 雖然脾氣相投 其中

稍有一點兒不同的地方 就是孫強的心腸窄 許盛的心腸寬 所以到了這步田地 孫強是越想越沒有活路兒 許盛是滿不在乎 於是孫強聽許盛說完了那一套自己給自己開心的話 也就說道 話雖如此 究竟還有個正經主意沒有呢 即便對付着回到家中 又有什麼臉面去見故鄉人哪 許盛說 不要緊 咱們先喝酒 回到店裏再想法子 好在還有這點兒本錢 怎麼也留不到年這邊兒 有錢是有錢的辦法 沒錢打沒錢的主意 來 來 來 咱們哥兒倆先稿兩拳 別的事暫且擱在肚皮以外 既然到了這會兒 好朋友就得能折能灣 空愁會子 也當不了什麼 來 請啊 一面說着 舉起手來就喊了一聲滿福滿壽 孫強說 得啦 我的老弟 我可實在樂不下去啦 咱們倆人今天再一稿拳 那可真成了沒肺沒心啦 即便勉強掙扎 心裏也不是自然的快活呀 許盛說 老兄 你不要學婦人氣 至大不過就是死 難道還有什麼新鮮的嗎 趁早兒想開了 要死咱們也死在一塊兒 一天不死 就

樂他一天 要說否極泰來 那叫迷信 只要咱們的精神不懈 到處都可以生活 咱們眞要是老着臉子回家 還不至於沒飯吃 不過叫人看着未免太沒有志氣啦 老兄打起精神兒來幹吧 索性咱們還是不回去啦 就在這兒過年 看看本地是怎麼個風俗 日後也好對家裏人去說 古 孫強被許盛逼得沒有法子 只得低聲應酬了幾拳 頭兩拳還好一點兒 頂到第三拳 他就出了五個手指頭 喊的是兩相好 第五拳出了一個手指頭 喊的是八仙壽 那種少精沒神的樣子 您就別問有多們難看啦 許盛留神一看 孫強的臉上透出無限愁煩 並且喝了沒有幾盅 就帶了點兒醉意 眞是心中有事酒醉人了 遂說道 得啦 您也別喝啦 這種酒喝下去也是糟心 還剩這兩盅都是我的 說罷 自己一面斟酒 一面說道 那們您就吃飯吧 孫強說 吃什麼呢 許盛說 要不咱們鬧兩盤兒麪 孫強說 好吧 反正我也豁出去啦 這叫武大郎服毒 吃也死 不吃也死 說罷告訴了跑堂的 不大王夫就端

上來啦 二位飽餐一頓 然後給了飯錢 這才出離酒館兒 一直的回轉店房 二人走了不大的工夫 已到了客店 店夥一見 說 你們二位怎麼這些日子沒來呀 孫許二人隨便答了一句話 此時夥計已把房門開開 天色已經不早 二位走進屋內 皆因多日沒有人住 未免覺着清清冷冷 遂趕緊叫夥計生了個火盆來 二位的鋪蓋 從打放在床上 也沒打開過幾回 夥計把床帳攪了一番 又把鋪蓋掃了一回 孫許二人這才落坐 就在夥計去泡茶的時候 孫強趕緊向許盛說道 老弟 咱們那點兒救命星 您可收好了哇 許盛說 什麼救命星啊 孫強說 你別裝着玩兒啦 我叫你收好了你就收好了吧 許盛說 我沒跟你鬧着玩兒 你說得到底兒是什麼呀 孫強說 得啦老弟 本來我就是小心眼兒 你就別再嚇我啦 許盛說 我真不是跟你鬧着玩兒 你再擠羅我就起誓啦 孫強說 你真不知道嗎 就是我推給你的那一百銀子啊 這句話沒等說完 把個許爺也怔啦 說 我的老爺

子 我多咱拿着那一百銀子啦 我還疑惑您帶着啦 孫強一聽 心說
這下兒可要了命嘍 登時目瞪口呆 臉上立刻就變了顏色 如同喪失
了魂魄一般 怔了半天 這才仰天長歎 說 蒼天哪 天 如今只有
這一線生機 還給我們一網打盡 難道非叫我二人死在此地不行嗎
噯呀天哪 你可害苦了我們嘍 我們還怎麼回家呀 我的媽呀：：啊
喝喝喝喝 許爺一看他這種情形 自己也不敢着急啦 遂說道 得啦
您別喊啦 叫人聽着是怎麼回事呀 東西既是你也沒拿 我也沒拿
一定是忘在酒館兒啦 你我倒是找找去呀 瞎着會子急 難道說就
算沒丟嗎 還是那句話 大丈夫處世 總得有個定見 您就是哭死
豈不是白饒嗎 您趕快擦擦眼淚 咱們該着辦什麼辦什麼去吧 此時
孫爺簡直的嚇迷糊啦 許盛雖然勸了半天 他就彷彿沒聽見一樣
把個許爺實在給氣急啦 這才又大嚷着說道 銀子丟了咱們倒是找去
呀 孫爺聽罷 這才緩了一口氣 此時心裏已有點兒明白 一聲兒也

沒言語 站起身來 往店外就跑 許盛知道他是找銀子去 心說他一個
個人兒去 別再闖出什麼禍來 我總得同他前往 想罷 自己也出了
店門 一看孫爺 已竟跑出一箭多地去啦 許盛在後邊是一面兒緊追
一面兒喊 說 孫大哥 您往哪兒跑哇 誰知孫爺 是由心裏起急
那還顧得答什麼話 只聽突突突突 好像腳不點地兒一般 起初還
是開四五個字兒 後來越跑越快 就如同黃牌車到了租界一樣 索性
開足了九個字兒啦 連咳嗽帶喘 看光景連命全不要啦 跑着跑着
不想腳底下有塊石頭 被石頭一絆 只聽咕咚 噯呀 把孫爺來了個
大爬虎兒 好在他年輕 翻身爬起來 照舊的又往前跑 許爺遠遠兒
的看見 心說不得 他別是真要跳冰窟窿吧 要是找銀子何必這麼奔
命啊 有只是有 沒有還能算有的了嗎 萬一他要是尋了拙志 我可
實在沒有臉兒回家了 不好 我得追 我 我也得開足了馬力
許爺想到這塊兒 把大衣裳一擡 抬起腿來 哈下腰去 腳底下加上

裏就沒有準拿手啦。常見遇着火警的家家兒，明擺着有門，他就是找不着，硬拿腦袋往牆上撞。拿東西都不知道拿什麼是好。尋思了半天，抱個枕頭跑出來啦。記得聊齋上有一段兒，某氏婦的孩子被狼叼了去啦。某婦立刻就追趕出來，等到把孩子追回來，還指手畫腳的告訴街坊。正在說得高興，自己低頭一看，敢情渾身上下沒有一條線兒。您說那不都是急勁兒嗎？說到孫爺，也就是這種情形。雖然百數銀子不算多，不是得分境遇嗎？所以他才瞎跑亂撞。好在許爺還沉得住氣。這才把孫爺叫回來。於是二位奔到酒館兒，跟櫃上一打聽，問誰誰說沒見，並對孫許二人說：我們鋪子雖小，敢說是拾金不昧。只要是夥計看見，必須得交在櫃上，別說您這點兒銀子，就是再多幾十倍也丟不了。也不必說什麼失物不管。見着一定原物奉還，不然您自己再找找。或者也許溜下桌兒去，說罷端過一個燈來，遞給孫爺。說：你們二位再照照吧。孫爺接燈在手，同着許爺一路苦找，就連磚縫兒都

尋遍啦 連點兒銀子毛兒也沒找着哇 孫爺一面找着 一面直蹀脚說 結啦 完啦 這可算實在沒有啦 也算沒有活路兒了 嚶呀嚶呀 許爺趕緊問道 怎麼啦 孫爺說 哪兒呀 燈油燙了我的手啦 許爺說 您既然端着燈 您就別一個勁兒的蹀脚啦 再蹀脚連燈都掉了 地下啦 掌櫃的一聽 趕緊把燈接了過去 又幫着找了半天 仍然是沒有影子 許爺說 既然是沒有 只好咱們回去吧 看來凡事全有個定數 急會子還當得了沒丟嗎 孫爺此時是倆眼發直 憑許爺怎麼說也聽不見 許爺一看他這種情形 又恐怕急出個好歹兒的來 於是上前一拉他的胳膊 說 咱們走吧 你我先回店 有什麼話回去再商量 掌櫃的也直勸 說 這位客官說得不錯 東西既然是丟啦 總算合該破財 莫若您先同這位回去 我這兒也替你們尋訪尋訪 萬一有人拾了去 想法子托人見見 哪不用一半作酬謝呢 也是好的 二位請吧 我們也要上門啦 孫爺還是一個勁兒發怔 許爺這才又向孫爺說

道 得啦咱們還等什麼呀 人家都要上門啦 快走吧 說罷拉定孫爺
這才一同走出酒館兒 掌櫃的送到門外 說 你們二位走哇 明天
亮 說罷跟許爺哈了哈腰兒 回轉鋪中 因為什麼不理孫爺呢 皆因
孫爺實在是急傻啦 跟他說什麼也聽不見了 且表許爺領着孫爺出了
酒館兒 信步而行 垂頭喪氣的走到店裏 夥計一見 說 喝 你們
二位上哪兒去啦 也沒叫鎖門 偷或丟點兒什麼 大年下的全都不好
孫許二人也沒工夫理他 遂一同走入房中 一看火盆都快滅啦 夥
計又找補着把茶沏上 許爺對付着還喝了一盃 孫爺簡直的連茶都看
不見啦 進門兒咕咚往床上一倒 來了個燒鷄一握脖兒 許爺心說這
可是膩 銀子已竟丟啦 就是愁死又當得了什麼 銀子是死的 人是
活的 該着想什麼法子我們得想法子啊 人到了極難之處 心裏更得
有個橫豎勁兒 至多不過挨餓受凍 但凡能夠幹點兒什麼 慢慢兒的
也能折騰的起來 現在鬧這個勁兒 從前別那麼樂不隸 想到此處

照定孫爺的大腿上。就是一拳頭。說：嘿，大哥，你先起來，咱們哥兒倆也得想個主意呀。再說咱們在這兒也住不了啦。想法子得還人家店飯錢哪。孫爺正在急得要死，被許爺這一拳頭，嚇了一跳，趕緊翻身爬起。倆眼是依舊的發直。說：唉，你別鬧嘍，簡直的我是活不了啦。許爺說：是呀，即便就是活不了，難道說死就死嗎？我們也得有個預備呀。這麼辦吧，咱們先把店飯錢還清了，省得死後落個坑人鬼。也別管他是算出不算進吧，算進不算出吧，干脆咱給他個一筆清。孫爺聽罷，把眼兒一瞪說：你倒說了個很好聽，我也未嘗不願意呀。俗說銀錢是硬頭貨，說了半天我們拿什麼當錢哪，難得你真敢往外說這句話。除非我們那點兒救命星沒丟行啦。許爺說：咱們也先不必費話。我請問你，咱們要是不給人家店錢，店家能否令我出門。孫爺說道：你別寬心嘍，我們的家當，歸了包堆，還有兩個鋪蓋捲兒，除非把他當了還店錢，再也沒有別的啦。雖說我們落個不坑人，你我可

就得渾身打渾身啦 那離着當乞丐可就不遠了 許爺說 當乞丐那本是意中事 當完了鋪蓋賣當票兒 賣完了當票兒再賣衣服 等到混成了小打扮兒 那還不當乞丐等什麼呀 事情已竟弄到這兒 也只好就是豁出去吧 請問咱們從前樂過沒樂過 孫爺一想說 對 樂過 許爺說 這不完啦嗎 既然是樂過 就算不冤 生個挺大的漢子來 就得到哪兒說哪兒的話 竟會享福不能受罪 那還算什麼漢子啊 告訴大哥您說吧 兄弟只要有一口氣兒在着 好歹也要掙出兩頓飯來 我們須要知道 天地既生下我們這個人來 我們就應當想法子造福社會 我們長了這麼大的個子 若是連兩頓飯自己都不會賺 社會上又何必多我們這兩個廢物 白糟蹋糧食呢 以前我們雖是走錯了路徑 俗說苦海無邊 回頭是岸 我們從此若是立志向上 一定自己把自己看成是社會上的一個人 什麼總統咧 巡閱使咧 督軍咧 省長咧 全可以有我們一份兒呀 孫爺聽罷 唉了一聲說 我們雖選不上大總統

還當不了更夫嗎 許爺說 你這叫天上一腳地下一腳 要緊的自己先別把自己看燻了 我方才不是說嗎 我們只要自己拿自己當個人 什麼事都是人作的 大哥 您也先不必心膩 今晚咱們先歇息歇息 竟預備明天早晨往外一走 也不必瞻前顧後 無非就是打遊飛吧咧 好漢子到處爲家 你當是必得住店哪 許爺這一路連說帶鬧 真把個孫爺給說橫了心啦 說 對 咱們就是那麼辦啦 弟兄既害得是一樣兒的病 大概誰也怪不上誰來 所謂患難者 也就是你我 這不是還有這兩份兒鋪蓋嗎 今天夜間咱們暫且先蓋蓋 明天就跟他永斷葛藤 說罷一面告訴夥計明早把帳單開來 二位這才放下鋪蓋 一同安寢 哪知人心裏若是有了急事 無論怎麼說也睡不着覺 孫許二位雖然 是躺下啦 無奈上眼皮總不找下眼皮 一位是來回直折餅兒 一位是 咳聲嘆氣 溜溜兒的折騰一夜 直到天快亮啦 這兩位也沒閉一閉眼睛 許爺實在忍不住啦 遂問孫爺說 大哥 您還睡不睡啦 孫爺說

我還睡什麼呀 想睡也睡不着哇 你怎麼醒這麼早哇 許爺說 我打昨天晚上剛一躺下就醒啦 你沒看見我來回直折餅兒嗎 孫爺說 你不是全不含糊嗎 怎麼也睡不着覺呢 許爺說 我是一面研究善後的問題 一面跟我的鋪蓋作終夜談啦 咱們既然不能再睡 那就不必瞎耗着啦 莫若起來好打主意 等夥計把帳單兒開來 該著多少好給人家呀 孫爺說 話雖是這麼說 無奈有一節 也得容開工夫去變錢哪 許爺說 那是一定啊 眼看天也不早啦 反正就是這兩份兒鋪蓋 我先抗到街上把他當了 以兄弟揣測 大概足夠還店錢的 孫爺說 唉 也只好是如此吧 說罷二人翻身坐起 穿衣下床 孫爺遂把兩份兒鋪蓋捲在一塊兒 往床沿上一放 說 鋪蓋呀 鋪蓋 你同我們遠涉風塵 原想夜夜相聚 如今迫於萬不得已 只好與你長別了 今天這一入庫 不知何日才能重見 你可休怪我等無情 這實在是出於無計奈何 一邊兒說着 簡直的要哭 鬧得許爺也很不得勁兒 好在

他比孫爺心裏還橫得住 只得扎淨着勸孫爺說 得啦 您就不必多饒
一面兒啦 鋪蓋原是一個死物 您又何必跟他賭費唇舌呢 捲好了沒
有 孫爺說 這不是捲好了嗎 許爺說 別等人家都起來 看着也是
笑話我們 莫若人不知鬼不覺的 趁早兒我先把他當了去 說罷把鋪
蓋往肩頭上一抗 說 喝 真有分量 你沒把銀子捲在裏頭哇 孫爺
說 你別作夢啦 要是銀子又何必往外抗鋪蓋呀 簡直你這不是勾
我的心思嗎 快去辦去吧 許爺這才把鋪蓋抗出屋門兒 在院裏輕輕
的行走 恐怕被人聽見脚步声 哪知好容易溜到大門洞兒裏 被店
夥一眼看見 走上前去 把許爺攔住 說 您這麼早往哪兒去呀 咱
們的帳還沒算啦 怎麼您就要起身哪 許爺說 我們多僭說走啦 夥
計說 您既然不走 爲什麼這麼早往外抗鋪蓋呀 許爺說 實不相瞞
我們是嫌他累贅 暫且打算把他存在了當舖裏去 夥計說 當去呀
許爺說 不是 是打算換幾個錢使用 夥計說 我的許大爺 咱們

可是這麼說 您可別跟我開玩笑 您歸了包堆就是這點兒鋪蓋 倘或再一抗走 哪是我們的交代呀 要憑你們二位 可是決計沒有錯兒 無奈櫃上有這麼個規矩 一抗行李就得要錢 昨天您不是叫我去開帳嗎 帳單兒是已竟開好啦 這麼辦吧 您先跟櫃上把帳算清了 您愛往哪兒抗往哪兒抗 許爺賭氣子把鋪蓋往地下一扔 說 你這不是成心囉唆嗎 我這兒抗着挺重的大鋪蓋捲兒 壓的很難過 你說起話來沒完沒散兒 還有什麼話 索性你都說出來吧 夥計說 您先別着急 我也沒什麼再說的啦 您反正比我們聖明 我們當夥計的不是得有當夥計的交代嗎 不然我們實在擔不起呀 許爺說 這不是你都說完啦嗎 你再聽我對你說 我們當初進店的時候 是怎麼個情形 大概也瞞不了你 而今雖然擠住點兒腳 還不至於落個坑人 所以我才去當行李 就爲是還你們的店帳 要是打算坑人 昨天不會不回來嗎 你要是因爲我起得太早起了疑心 須知凡人都要顧點臉面 我不是怕

人看見嗎 再說就憑你們這倆錢兒 我也不至於偷跑哇 我再告訴你
一句放心的 我們那屋裏還有一個活的作押哪 難道他就不算人啦嗎
唉 店主東 你好小量人也 夥計一聽 心說對呀 人家那屋裏還
有一位啦 難道還有什麼不放心 再說人家也真花過見過 憑哪點兒
也不至於偷跑哇 唉 這是怎麼說的 無故的給人家一個下不來台
真有些對不起人 想到此間 遂向許爺說道 您別着急啦 是我小子
眼瞎心也瞎啦 再說您素日待我們也真不含糊 我怎麼應該鬧這一齣
呢 得啦 我給您開開門吧 說罷這就落鎖抽門 將店門開放 許爺
重新又把鋪蓋抗起 這才走出店門 到了街上一看 來往的行人是很
多很多 這才覺着有點兒害臊 雖說人家不知道他是當當去 自己可
總覺着有些不得勁兒 心說就憑我這個人兒 萬也不像抗鋪蓋捲兒的
再說從小兒也沒當過當 知道進門兒怎麼說呀 並且我還不認識當
鋪在什麼地方啦 自己一面走着 一面盤算 心說有咧 好在當鋪全

都掛一樣兒的幌子 萬也不會找不着門兒 於是這才信步往前行走
倆眼不住的東張西望 走了沒有多們遠兒 可巧兒路旁就有個當舖
許爺看了看兩旁沒什麼人兒 抗着鋪蓋捲兒 抽冷子一個箭步就躡進
去啦 差點沒被台階兒給絆倒了 到裏邊兒抬頭一看 櫃台兒是挺高
遂向櫃裏的人問道 你們這兒是當舖嗎 裏面的人說 不錯是當舖
您當什麼 許爺手指着自己肩膀上說 你沒看見嗎 就當這個 櫃
上的人說 您倒是放在櫃上 咱們好說價兒呀 許爺說 不行 這麼
高的櫃我夠不着 你們找個人兒接一接吧 櫃上人一聽 就知道這位
沒當過當 只得對付着架弄到櫃上 打開一看 倒是兩份兒很好的鋪
蓋 遂問道 您要當多少錢哪 許爺說 我也不必要價兒 你就替我
估一估吧 當舖人說 至多不過寫三兩銀子 許爺一聽 說 不行
淨店錢就得十兩出頭哪 當舖人說 我們收當是憑物所值 不能論您
的饑荒多大 湊合着可以寫到四兩 再多了就不行啦 許爺無法 當

就當吧 櫃上拿下去一吆喝 不大的工夫 把當價兒拿出來 交給許爺 許爺接過來 往外就走 當舖人說 您先回來 當票兒您怎麼不拿着哇 許爺說 這還必得拿當票走嗎 當舖人說 這叫什麼話 您要不拿當票兒 日後憑什麼取贖哇 許爺心說 咳 贖不贖的就在兩可啦 既是有這麼一說 拿着就拿着吧 這才又仰起胳膊 從櫃台上把當票兒抓在手裏 返身出離了當舖 一面走着 一面想道 這麼重的大鋪蓋捲兒 才當了四兩銀子 看起來銀錢實在是好東西呀 這話又說回來啦 我們要不是有那萬數銀子 又何至於到了今天這種地步呢 正當尋思 抬頭一看 不覺已來到店房 走了進去 一瞧孫爺 坐在床上 就好像輸蹲了的一樣 抬頭一看許爺進來啦 說 老弟 怎麼樣啦 許爺把銀子往桌兒上一拍 說 當了四兩 孫爺咳了一聲說道 由此可知好漢無錢到處難啦 這麼兩份兒鋪蓋才當四兩銀子 當初要是少給一份兒零賞 怎麼也不至於有今天哪 許爺說 這個時候

就不必空追悔啦 什麼好漢不好漢哪 咱們可得是好漢哪 我們要是把錢都辦了公益事 那才是真好漢啦 事到如今 什麼話也不用再說啦 我們不是該人家的店飯錢嗎 聽一聽是多少 給人家把帳還清了 咱們哥兒倆抖手往外一走 俗說有命不怕家鄉遠 該着怎麼樣再想法子 說罷把店夥叫過來 問道 帳單兒開來啦嗎 店夥說 開來啦 說着遞給許爺說 下欠四兩三錢多銀子 許爺說 我們只有四兩銀子 下餘只好是再來再說吧 行不行你問問你們掌櫃的 這個夥計還到不錯 滿臉陪笑說 行 行 行 別說您欠幾錢銀子 再多點兒也不要緊 再說您住了也不是一天啦 這點小事兒還有個不行嗎 不用問掌櫃的 我就可以作主啦 孫許二人 連連稱謝 看了看屋裏 是任什麼也沒有啦 只得辭別了店主 哥兒倆這才含着眼淚 走出了店門 哪知道了店門以外 心裏是毫無宗旨 孫爺說 老弟 店錢還是還清啦 你我倒是往哪兒去呀 不但就剩了渾身的衣服 肚子的乾糧

還沒有指望啦 並且還是分文沒有 天氣又是非常的寒冷 哪是我們
的安身之處哇 許爺說 不要緊 先把你我的馬褂兒當了 找個小店
兒忍着 好歹一天對付倆飽兒 咱們是到了什麼時候再打什麼主意
孫爺此時是暈頭轉向 一切都任憑許爺調度 只好隨着許爺把馬褂脫
了下來 交給了許爺 好在許爺已算當當的熟手 於是找了一家兒當
鋪 當了一兩多銀子 哥兒倆這才又找了一處小店兒 進去一看 店
裏所住的客人 是什麼樣兒的都有 哥兒倆只得找了一間小屋兒住下
剛一進屋 孫爺臉上就帶出難過的樣子來啦 許爺一看說道 大哥
不必難過 人頂大不就是一個死碼 我們雖然到了這步田地 離着死
還遠着的啦 這剛一進小店兒 怨就要難過 偷或再過些日子連小店
兒也住不了啦 那又該怎麼樣呢 總而言之 我們就認準了將來必當
乞巧的宗旨 往前混吧 看我們這個情形 大概不窘到極處 也不想
出什麼主意來 大哥您就把心放寬了吧 孫爺聽罷 長歎了一聲 說

事到如今 我不放心又有什麼法子呢 只好隨你辦吧 書要簡斷
孫許二人在小店兒裏又住了幾天 把馬掛兒錢也花完啦 萬分無奈
只得往下剝皮襖吧 當了皮的買棉的 後來棉的也穿不牢靠啦 無奈
天氣很冷 又不能往下脫 只好先把所存的當票兒賣了 又過了幾天
棉的還是得往下脫 每人只剩了一身小棉衣服 哥兒倆又都是富家
出身 多僭受過這個罪呀 無奈事情擠到這兒啦 誰也說不上不算來
所謂捆住了挨的打 擠住了挨的餓 簡斷截說 連小店兒全住不起
啦 只落得白晝乞食 夜宿古廟 要飯還得找背胡同 恐怕遇見那二
位姑娘兒 皆因人家贈過盤川 萬也想不到流落在此地 倘或被那二
位姑娘兒看見 必不信銀子是丟了 孫爺向來又臉皮兒薄 就會餓着
不會要飯 只能在沒人的地方檢點兒柴禾 拿到廟裏點着火取暖
許爺倒是大方不拘 要飯咱們就要飯 彼時正在好年成 所以要着也
容易 每天所得的殘菜剩飯 足夠兩個人吃的 這天許爺對孫爺說

大哥 你我雖然困在廟中 千萬不可心窄呀 人生的境遇 本來有苦
有甜 有福能享 有罪就得能受 那才算是好漢子 要是光能享福不
能受罪 終久把自己窩囊死算完 就以刻下說吧 可稱得起是 行過
東來又轉西 舉目無親甚慘悽 衣裳襤褸誰周濟 乞討焉能充得饑
孫爺說 咳 老弟呀 得嘍 你還忍心唱魚腸劍哪 我可實在沒有這
個心腸啦 呦 現在怎麼比方才有些冷啊 許爺說 我也是覺着冷點
兒 大概是要下雪吧 正說話間 外面果然下起雪來 一陣一陣的寒
風透骨 凍得孫爺渾身亂戰 好在還有檢來的乾柴 許爺趕緊點着了
哥兒倆圍着火這麼一烤 許爺是一面櫃着柴禾 嘴裏還不住的唱唱
咧咧 就聽他唱道 佈彤雲四郊 佈彤雲四郊 哦呀 白茫茫 柳絮
飄 白茫茫柳絮飄 嚟呀 霎時間玉砌樓台 銀鋪殿閣 錦乾坤 玉
容花貌 只怕俺 來時認不出歸家道 剪鵝毛 把梅梢壓倒 孫爺一
聽 這個氣直不打一處來 說 嚟呦 您怎麼又唱起拾金來啦 這不

成了不知死的鬼兒啦嗎 要這麼看起來 老弟可謂是無心道人了 想
你我飄零在外 一天連兩頓飯都看不見 現在又是風雪交加 大約連
性命全都難保 眼看着就過新年啦 誰家不是團團圓圓 也別管窮富
人家倒是守家在地呀 咱們雖說是自作自受 請問如何會樂得出來
我真不知你是什麼心腸 許爺被孫爺這麼一說 自己也覺着不是滋
味兒 在許爺的意思 原爲是打兩句哈哈兒 叫孫爺開開心 誰知孫
爺的心腸兒窄 就是不聽那套 不論旁邊兒怎麼打岔 還是一肚子的
困苦煩難 眼看着柴禾也燒完啦 外邊兒的雪 還是沒住 再要是沒
有點兒火烤着 兩個人可就離着凍死不遠了 許爺只得冒着雪 跑出
去折了點兒乾樹枝兒來 對付着這才接續了一夜 簡斷截說 又過了
兩天 那天可就是臘月三十兒了 當初既是行舊歷 所以也說不清大
建小建 反正就是舊歷過年的日子 一看街市上是非常的熱鬧 各鋪
戶都是通宵點着燈 彼時的年頭兒又好 人民的生活程度又低 自然

是火爆的多 只聽鞭砲的聲音不絕於耳 鑼鼓笙簫是胡吹亂鑿 各商家討帳的 個個兒都打着字號燈籠 來往不斷 孫許二人在廟裏 連聽見的 帶看見的 心裏別提有多們難受啦 不但是又冷又餓 外帶着觸景傷情 許爺還好點兒 孫爺真不知怎麼是好啦 心想飄流在外 連個熟人兒都看不見 雖說家鄉近在隣省 好比相隔萬重高山 心裏真是千迴萬轉 有心死了吧 未免有點兒不值 既生了一個人來 爲什麼窩囊死了呢 真要是靦然活着吧 困到何時是個出頭呢 自己越想越是難過 遂向許爺說 老弟呀 你我今天可算難到極處啦 回想以前的境遇 真如同作夢的一般 就以咱們哥兒倆說吧 雖不是胎裏紅的財主 可也算是說的講的 既懂得拿錢出來作買賣 多少總得有點兒自強的心 誰想一時失於檢點 竟會鬧到這步田地 噯呀 老弟呀 我可算是無能爲啦 細想爲人在外處世 敢情可得別走一步錯道兒 就說連你帶我 想的到成了老花子嗎 按說咱們哥兒倆可不像

乞丐 就這們幾天工夫 臉上居然也滋上泥兒啦 稱得起是烏鷄不吃食 又黑又瘦 再過幾天 愚兄大概就要變成了倒臥啦 許爺說 大哥 事到如今 您就別說這個啦 無論怎麼後悔 也當不了當初那會兒少花 事情已然作錯 說什麼也算是要了飯啦 爲人就怕遇事拉不下臉兒來 只要把長方臉兒往下一拉 您提幹什麼不能掙錢 現在不過就是窮啊 窮到要飯也就爲止啦 想法子弄錢先吃飯 能夠吃飽了比什麼都強 即便咱們就是哭死愁死 大概也無濟於事 有道是 丈夫當自立 不受世人憐 孫爺一聽 許爺所說的全是門面話 說 咳 老弟呀 別看你說得這麼好聽 只怕在事實上也不容易呦 不知人要一窮 立刻渾身就都是毛病 先不必說不受人憐 卽或肯受人憐 請問誰來憐你呀 到了這個時候 無論你是多好的人 決計也沒有一分可取啦 但有一長可取 怎麼也混不到這般光景啊 許爺說 你別不知足啦 他們有錢有錢的罪過兒 咱們沒錢有沒錢的福氣 您說

人一窮了渾身就都是毛病。現在咱們就有一件舒服事，是別人不能比的。孫爺問道：「什麼舒服事呀？」許爺說：「您看外邊來來往往竟是要帳的，有一個找我們的嗎？」我們無論怎麼窮，反正不該人家的就寫字號。孫爺一聽也樂啦，說：「想該人家的咱們可得賒得出來呀，你自己真算會開心就結啦。」一面說着，摸了摸身上，口袋兒裏還有一個制錢兒。掏出來向許爺說道：「你看看，這是咱們的家當。」咳，還要他幹什麼呀？說着就要扔了，不想一時觸動了許爺的靈機，向前一把將孫爺攔住，說：「且慢，別看這一文錢不要緊，焉知不是一脈生機，咱們雖然是要飯吃，可沒跟誰伸手要過錢，真要是滿街上跟着行人一跑，給一個吧大爺，這一輩子就別想再翻身啦。須知人生在世，最重的就是廉恥，要把這層豁出去，慢慢兒的就算入了羣兒啦。聖賢都有乞食一說，何況我呢？這話又說回來啦，你我果然認定了志向往上走，焉知後來不能發達。如今既有這一文錢，或者就許翻翻稍，嘗聽人說白手。」

成家 別說咱們還有這一文錢哪 這也不必分觔較兩 好在你我是患難弟兄 我要說我領您的東家 未免近於玩笑 一萬多兩都花完啦 還能拿您打哈哈嗎 請您及早把錢交給我 兄弟自有道理 孫爺一聽他這一套話 說得簡直是全不靠邊兒 滿打一本萬利 這一個制錢兒又能有多大的油水兒 他既然非要不可 我就給他吧 想罷遂把這一文錢遞給許爺 說 唉 老弟 你別自己冤自己啦 歸了包堆就是一文錢 你還忍心說是一脈生機哪 別說要拿他求生機 就便買生飢散恐怕都沒人賣呀 許爺說 您倒別這麼說 俗說鷄子不撒尿 各有巧便哪 孫爺說 我可是連底兒沒扣全交給你啦 倒看看老弟你有什么主意 你的意思我明白啦 大概必是要押寶去吧 一文錢要是連得十個正紅 也算是不無小補 但是恐怕沒有這麼俏皮的事吧 據我說老弟你還是不可妄想 要是這麼一來 我可就要說你是窮瘋了 許爺說 大哥 您也別管是怎麼回事吧 這一文錢總算是歸我所有啦 既

是交在我手 兄弟就有行使的主權 孫爺說 豈但有主權嗎 你無論買房子置地 修鐵路 開銀行 買汽車 愛怎麼折騰怎麼折騰 我是概不過問 許爺說 好吧 咱就是這麼辦啦 好在哥兒倆不分彼此 這也不必立合同 許爺這一句話 把位孫爺也給說笑啦 說 老弟老弟 你要睡着了可想着翻身哪 不然天寒怕凍着哇 再說外邊的風也太太 說話也得留神 別看閃了舌頭 許爺可就說道 這也無非是因餓所擠 倘或天無絕人之路 就許遇見個巧機會 孫爺說 你算了吧 簡直的越說越不挨着啦 要是等着天上往下掉機會 那叫迷信 妄想 上天生人 向來是沒偏沒向的 人的富貴窮通 全在個人的能為 有能為的自然就能享着幸福 沒能為的當然就得認頭受罪 再說由富而窮易 由窮轉富難 不知人要一窮了 有什麼樣兒的能為也使不上啦 比方說吧 你有一種極好的手藝 倘或施展出來 不但是提倡實業 還可以福國利民 架不住你一個本錢沒有 那不是白廢嗎 要

說領人的東 或是給人去耍手藝 請問你我這種神氣 再遇上這種勢利眼的年頭兒 誰要咱們這個樣兒的呀 總而言之 你我可謂是一敗塗地 到現在說什麼好聽的也是枉然啦 咳 每年的今天咱們吃餃子 今年的今天連餅子都摸不着吃啦 按說餃餅兩個字 不但都是食字旁兒 並且還是一樣的筆畫兒 甜苦之間 未免可有點兒差的多啦 許爺說 事到如今 咱們就想法兒求生活吧 怎麼您又想起吃來啦 須知咱們中國不強 就是飯桶太多的毛病啊 孫爺說 得啦 你就別挖苦我啦 究竟你有什麼心思 就請隨便吧 愚兄我算沒有指望啦 真要說是給親友寫信要錢 能死在異鄉也拉不下那個臉兒來 許爺說 那是自然哪 大丈夫焉能作那種事 都知道咱們是作買賣來啦 誰又知道咱們抱了鍋啦呢 大哥 您既說向人借錢拉不下臉兒來 只好就隨着兄弟求自立吧 大哥 請您稍候一候兒 我去去就來 說罷拿着那一文錢 慌慌張張的出門而去 許爺走後 剩孫爺一個人在廟裏

就犯起啾咕來啦。心說他拿着一文錢究竟是幹什麼去呢。難道種在地裏還會長搖錢樹。真叫我猜不透是怎麼回事。孫爺在廟裏琢磨了總有一頓飯的工夫。正在等得著急。忽見許爺由外邊兒跑了回來。但見他身上背著一大堆爛紙。懷裏抱著一大抱鷄毛。手裏還拿著許多的竹皮子。孫爺一看。是哈哈大笑。遂說道。鬧了半天。敢情老弟是拾破爛去啦（俗說拾毛氈）。我疑惑你有什麼高招兒啦。許爺也不顧的答話。進門兒先將手裏的竹皮子。和身前背後的破紙鷄毛。都放在地下。分作三堆兒。遂從懷裏又掏出一個紙包兒來。孫爺一看說道。老弟台。您說了會子立志自強的話。想不到真能達到目的啦。就憑您檢來的這堆玩藝兒。要是差個人兒。大概誰也沒有這份兒能為。咳。真難為你呀。我說老弟你不行。這麼一看。果然你不行。要打算以拾破爛為轉機呀。我的好兄弟。那還不如要飯哪。要飯倒是吃個現成的呀。這一個還得滿街上去窮找。請問找來這麼些引火之物作什麼用啊。偷或賄

們一疏忽 把這座破廟再給燒了 咱們既沒保火險 請問可往哪兒去
住哇 許爺一聽孫爺這一套話 登時也樂啦 說 大哥 您不知道兄
弟是飯桶嗎 除去拾破爛之外 再沒有什麼特別的能為 可有一節
您別看破爛東西不值錢 外國運到我們中國來的物品 有多半是用破
爛東西作的原料 到了中國可賣好錢 我們自己要是用心研究 又何
至於利權外溢呢 孫爺說 如此說來 莫非老弟你還要提倡實業嗎
許爺說 大哥您也別笑話我 要說提倡實業 那本是人人都能辦的
也是人人應該辦的 有錢是有錢的辦法 沒錢是沒錢的辦法 咱們既
成了要飯花子 只好就得去拾破爛兒 我雖不敢說是提倡實業 可也
要借這這堆破爛兒作原料 倘或要是想出新鮮主意來 咱們哥兒倆不
就算活啦嗎 反正咱們是一文錢的本兒 滿打都賠了 才一個制錢兒
既沒有什麼多大關係 咱們就可以隨便兒折騰 說罷挽了挽破袖子
說 咱們的乾樹枝兒還有沒有啦 孫爺說 還有許多哪 許爺說

很好 你就把他燒起來 既可以當燈 又可以取暖 請您把他燒得旺旺的 淨看小弟我造魔 孫爺說 好 那們我就燒火啦 說罷把乾樹枝兒點起來 立時照得廟裏如同白晝一般 許爺把紙包兒打開 裏頭包的是一包麵粉 回手拿過吃飯的小鍋兒 把麵粉放在鍋裏 又弄了點兒水 就在火上打了點兒漿糊 又把爛紙打開 裏頭是各樣的顏色 都有 借着乾樹枝兒的火光一看 紅紅綠綠的還是真鮮赫 許爺就動手作起活兒來 先用竹皮扎成了架子 上邊兒纏上許多的爛草 外邊兒貼上點着子紅綠色的舊紙 然後又粘上幾根鷄毛 孫爺在旁邊兒看着 彷彿是各種的禽鳥兒 心說他這是幹什麼用呢 但見許爺是越作越高興 一會兒的工夫 就作了三十多個兒 要不是材料不夠啦 真能作個百兒八十個的 孫爺說 得啦老弟呀 人家全都要祭神啦 您這還消閑解悶兒 最可歎不過的是 處到這個境遇 居然您還有這份兒閒心 作了這麼些個外國鳥兒 有什麼用處哇 許爺說 哈哈 您

別看我作的外國鳥兒不值錢 說起來準比他們祭神的效力大 你我當
初沒祭過神嗎 祭神既爲是求順 怎麼咱們竟會要了飯啦呢 由此足
見祭神拜佛 全是迷信妄想 哪怕一天磕一百頭 燒一百股香 自己
不去求生計 也當不了挨餓受窮 請問世界上的富貴人家 哪個是祭
神祭來的呀 您也不必問我這些外國鳥兒有什麼用處 請問您還餓不
餓吧 要是不餓 咱們就安歇吧 孫爺說 餓到是不餓 就是身上還
有點兒冷 要不是剛才一路大燒乾樹枝兒 大概我就過不去這個年啦
好在刻下心裏已有點兒準根 你既要睡 只好就睡吧 即便不睡
難道還有什麼想頭嗎 咳 連個元宵也沒摸着吃 許爺說 挺黏的吃
那個幹什麼 到肚子裏也是不好消化 一面說着 哥兒倆就靠着殘火
躺下 只聽外邊兒又是鞭炮 又是兩響 不但身上很冷 又恐怕睡着
了被火燒着 後來實在困極啦 這才昏昏睡去 一覺兒睡到天亮 這
天可就是大年初一 許爺翻身爬起 望着孫爺說 大哥 大哥 您也

該醒醒兒啦 今天是元日日 人家全都拜上年啦 你我弟兄雖窮 可也不能窮不講理 您既是我哥哥 我也應當給您拜個年兒 孫爺趕緊坐起說道 你別改我啦 咱們混到這般光景 您還有心腸拜年 真把我改透了 許爺心說 這也不便勉強啦 弟兄們既然同病 也就不在乎拜年不拜年了 遂向孫爺說 那們小弟可就依實啦 等到過年再拜吧 說罷站起身來 衝着孫爺作了一個揖 說 新喜新喜 從今天咱們可就要轉運啦 孫爺也站起身來 還了個半截兒揖 說 這不是成心糟改嗎 未曾要道新喜 也得瞧瞧咱們自己的神兒呀 昨天您糊了半夜的外國鷄 今天又拿愚兒改着玩兒 無論怎麼說吉祥話 難道就算不窮了嗎 許爺說 因為窮 所以兄弟才要變通良法 從今天起要實地改弦更張 就是我方才所說從今天轉運一句話 那也不是迷信家的那種傻希望 我所說的轉運 並不是我要隨着運氣轉好了 是我要把我的壞運趕走 自己往好運上走 遂指着所糊的玩藝兒說 大哥

您看見了沒有 這點兒貨就是咱們走好運的路徑 也就是咱們養命的根源 將來或者就許由他發財致富 這堆貨物 除了麵粉是花那一文錢買來的 其餘都是各處拾來的 因為年底下作工的多 所以拾着也容易 如燈籠鋪 紙花兒作 以及花砲等類 大半都用五色紙 至於竹皮兒爛草等等 更是多而又多啦 既有這些白來的東西 再加以人工 豈不就可以賣錢使用嗎 孫爺一聽 心說這才叫地道瞎聊 統共買了一個錢的麵粉 還要誇張說什麼改弦更張 又什麼變法咧 養命咧 這不是自己拿自己取笑兒嗎 想罷遂對許爺說 老弟 您這個主意恐怕不新鮮吧 就憑您這堆成績品 請問到哪兒賣去呀 依這樣的變法 據愚兄看來 未免可近於兒戲 許爺說 唉 大哥實在是不達時務 故此才以小弟所作爲戲 不想咱們現在混到什麼地步啦 還不力關財源嗎 別看這點兒貨物雖粗 大約還不難銷售 小弟是因窮思變 所以才不怕現醜人前 只要咱們實心實意的研究良法 什麼物

品不能換錢哪 現在既是朝不保夕 還能一死兒的拘形迹嗎 再說就是這堆粗玩藝兒 兄弟就很費了心思啦 這麼辦 咱也別管這個玩藝兒能賣不能賣 昨天既費了半夜的工夫 就請您幫着兄弟試辦一回 孫爺就說道 幫忙倒是可以 我請問是怎麼個幫法兒呀 許爺說 此地有個玄妙觀 這座廟是姑蘇著名的勝境 每到了新春正月 遊人是分外的多 咱就把這堆玩藝兒拿到廟上去賣 倘或有人要買 你兄弟先吃一頓飽飯 即便人家都不買 所賠不過就是那一文錢 然後咱們再想別的法子 俗語說得好 行動行動 自有三分財氣 若是一味的死守 難道天上還掉窩窩頭嗎 這不是三十多個兒玩藝兒嗎 我拿着二十個 其餘的十幾個兒您拿着 咱們就到廟上溜達一盪 好在咱門是憑東西去賣錢 既不是去當小偷怕犯法 又不是去找人仰托怕惹蠢 大哥您就拉下臉兒來幹吧 總而言之 是治餓要緊 孫爺被許爺一路苦勸 捏着鼻子走就走吧 於是哥兒倆把玩藝兒分開 一同出了

破廟 直奔玄妙觀而行 及至到了玄妙觀一看 果然是遊人如蟻 稱
得起是 少長咸集 士女如雲 許爺一看 是滿心歡喜 心說這麼些
個人 大約總有五六千 要是每百人裏有一個買我們玩藝兒的 我們
這三十多個玩藝兒就不夠賣的 今天的結果大概壞不了 想到這裏
遂就高聲吆喝道 買玩藝兒 買玩藝兒 外國鳥兒 賽活的 一面吆
喝 一面往人羣兒裏擠 剛擠到人羣兒裏 忽然想起孫爺來啦 回頭
一看 孫爺不但一聲不言語 臉上倒像大紅布一般 是哪裏沒人他往
哪裏躲 看光景真好像作賊似的 許爺一看這種神氣 是又可氣又可
笑 復又從人羣兒裏出來 到孫爺面前 把玩藝兒奪了過來 獨自又
擠入人羣 還是大聲的吆喝 孫爺見許爺有點兒不願意的樣子 只得
在後邊兒緊緊跟隨 許爺往南 孫爺也往南 許爺往北 孫爺也往北
繞了沒有幾個灣兒 真就有了照顧主兒啦 小孩子們一瞧做的真像
全都爭着來買 起初只賣三五個制錢兒一個 後來增到三四十錢 不

大的工夫 把三十多個玩藝兒都賣淨啦 核計了核計 一共賣了一吊多老錢 孫爺一看 這才信服許爺的心思靈巧 遂向許爺說道 由此看來 愚兄可實在是飯桶了 許爺說 大哥不可這樣說法 兄弟這也是窮出來的能為 二人一面說着話 一面往回裏走 不大的工夫 就來到了破廟 立刻就埋鍋造飯 哥兒倆好夕吃了一頓 飯罷之後 孫爺因為許爺累了一天 居心實在不忍 要打算早早兒的安歇 許爺說 天還沒有黑啦 那能睡得着覺 再說既有了本錢 我們更應當擴充啦 起先原是瞎起鬨 行不行還在兩可 如今既是有入買啦 難道說明天就歇工嗎 孫爺一想 也對 無奈自己是一個兒沒賣 雖說哥兒倆不分彼此 究竟是無功受祿 寢食不安 若是竟等着人家弄了錢來我吃 未免也說不下去 弟兄們雖然情若一體 也得有個輔助才行 有錢可以幫個錢力兒 沒錢可以幫個人力兒 取長補短 或者可以有個轉機 再說上天不負苦心人 就許從這兒有了準飯 萬一要活了

呢 我姓孫的那不就抖起來啦嗎 想到這裏 遂向許爺說道 這們看起來 總算兄弟你行 哥哥實在有見不到的 就說今天這頓飽飯吧 要不虧了你的奇想天開 如何能夠奔得了來 這們辦 從今以後哥哥聽你的 你怎麼說 我就怎麼辦 誰叫兄弟你比我能呢 我是一個字兒的淨聽喝 許爺說 那也不對 別看咱們賺了這弔數來錢 這也不過是一時倖倖 要是拿他當作準指望 也未必準能養生 孫爺說 不然 一個人人生在世 無論作點兒什麼事 都山人的心裏所出 不能推之倖倖 凡有一技之長的人 心裏必然多幾個窟窿兒 並非這個人心眼兒多 實在是他的靈機快 不信請看 兩個人同作一樣兒事 其中必有個優劣之分 就以今天咱們這個買賣說吧 哥哥就算是地道飯桶啦 拿着成物兒都不能吆喝 從哪兒還能賣人家的錢哪 我說從此聽你的 一定是聽你的 老弟你說辦什麼事吧 許爺說 沒別的 拿錢買材料 總得帶着我連夜趕 能作多少是多少 哥兒倆誰也別鬧

着 孫爺說 話雖如此 只是我有點兒笨手笨腳 倘或作得不好 到那會兒不反倒砸了鍋啦嗎 許爺說 這話不是這樣說法 人的心思雖有不同 究竟兩隻手是兩隻手 四隻手是四隻手 您的手藝雖然不行 也未嘗不可以作個下手兒零活 孫爺說 就是這麼辦吧 打今天起 我就算是你的徒弟 但是我可不能給你立字 倘或寫上隨房使用 我得多俗才可以贖身哪 許爺說 這我可實在不敢當 兄弟這點兒手藝 也無非是瞎造魔 當初誰又學過這齣哇 不過是因事所擠 不得已才出乖露醜 孫爺說 不然 究竟是兄弟你能 要是哥哥我這個樣兒的 無論怎麼擠也是白擠 俗言說的好 鷹嘴鴨子爪 會吃不會拿 老弟既要打着鴨子上架 哥哥還能不上去嗎 至於行得了行不了 還得兄弟你多多指教 許爺一聽 孫爺所說的話 全是出於肺腑 遂說道 大哥既是肯爲帮忙 兄弟可就買材料去啦 說罷站起身來 拿着錢出門而去 到了街市上一看 各鋪戶多有關着門兒的 許爺只好

找了一個紙鋪，叫開了門，照着應用的各色紙張，買了好些。鷄毛鴨毛一時沒有地方去買，只好是仍到各處去尋找。一面尋找鷄鴨毛，外帶着檢拾竹皮兒，一會兒把應用的各種材料，全都歛湊齊備。仍舊的轉回廟中，進門兒不容分說，先打漿糊，然後把竹皮兒配好，告訴孫爺怎麼紮，別看孫爺自己說笨，其實并不算笨，只要許爺一指點，立刻就能照樣兒紮出來。這次許爺又一研究，比較頭回更作得細啦，不但能作禽鳥兒，外帶又作了許多人物。簡斷截說，哥兒倆整忙了一夜，連眼也沒閉一閉。第二天又到廟上去賣，沒到晌午就賣完啦。不等晚上哥兒倆又趕了一撥兒，此時孫爺也豁出去啦，伸着脖子直喊，并且還是趕板找轍，說：中國鳥兒，外國雞，小人兒賽活的，花錢不多，賣到家裏，哄着孩子不哭啼（還是一七轍）。衆遊人一聽，這個賣東西的吆喝的很特色，所以全要湊過來看看。這麼一來，孫爺真比許爺賣的還多，賣完了回廟一串櫃，得錢六吊多，除了木錢和飯錢，還剩

了四品多 哥兒倆別提有多們樂啦 許爺說 咱們是趕快吃飯 吃完了快買材料還是連夜趕 孫爺說 吃不吃倒不要緊 我得多喝點兒水 嗓子都喊乾啦 許爺說 這麼我連買材料帶買吃食 說罷拿了幾白錢出門而去 及至回來一看 孫爺躺在地上昏昏大睡 趕緊一找所賺的金錢 是不翼而飛 原來孫爺帶着許爺作了一夜的玩藝兒 連眼睛也沒閉 白天又在玄妙觀轉繞了一天 頂到回來 嗓子也啞啦 腿也酸啦 並且上眼皮和下眼皮還直打架 許爺這一出去 剩下孫爺一個人兒 既沒人跟他說話 所以要躺下歇息歇息 哪知他一躺下 不知不覺的就睡着了 並且睡的還是很死 就在這個工夫 可巧來了一位賊大爺 溜進去就把他們白天所賺的那幾吊錢給偷去了 但是那個賊怎麼就知道他們有錢呢 這其中也有個原因 原來孫爺在廟裏賣玩藝兒的時候 有一個要飯花子 在那裏隨着遊人要錢 這個遊人手裏拿着一個剛買孫爺的外國鷄 就向要飯花子說道 你這麼大的個子 什

麼幹不了哇！你看人家那個要飯的，作這麼點兒玩藝兒就賣好錢，你不會也跟人家學嗎？我有錢也不給你這種懶貨。那個要飯花子不但沒要出錢來，反弄了一肚子氣。心說要沒有賣玩藝兒的這個小子，我就是要不出錢來，也不至於受人家一頓申斥呀。有咧，不用叫他越吆喝越有勁兒。我今天琢磨琢磨他，以報復我受申斥的仇恨。因此就將孫爺懷恨在心，索性自己也不討要去啦。就算跟上孫爺了，孫爺走到哪裏，他暗中跟到哪裏，不大的工夫，就見孫爺把玩藝兒都賣完啦。遂找着同伴兒，一同出了玄妙觀，直奔破廟而來。那個要飯花子跟到破廟，天已黑了，就爬在破牆頭兒上，聽聽裏邊兒是說什麼話。就見有一個人拿錢出去買物，及至那個人走後，又見廟裏這個人往地上一躺，登時就睡着啦。那個要飯花子心說：這可是合該你們這一天算給我白忙了吧。一面想着，下了牆頭兒，溜進廟去，就見孫爺身旁有幾吊串好了的錢，他伸下兩手，打底下往上一兜，整個兒的就給他抱走。

啦 孫爺是連影子也不知道 及至許爺回來一看 孫爺睡了個挺死 幾吊錢可是又不見了 許爺趕緊把孫爺叫醒 問道 您睡得倒很香啊 咱們的錢呢 孫爺一聽這句 登時坐了起來 往身旁一瞧 哪還有個錢影兒呀 遂向許爺說道 老弟 這可不是鬧着玩兒 你可別拿我要笑哇 許爺說 這是鬧着玩兒的事嗎 孫爺聽了這句 身子往後一仰 立刻倆眼發直 許爺一看不好 趕緊將他扶起 抱住了後腰 一個勁兒直叫大哥 哪知叫了半天 孫爺是連哼也不哼 許爺心說這可要糟 他真要死了 我可實在沒有交代了 想到這裏 心生一計 又大聲喊道 大哥 大哥 我是跟您鬧着玩兒啦 咱的錢實在沒丟哇 就照着這一套話 連喊了兩三回 才聽着孫爺哼了一聲 許爺緊跟着連拍後背 帶喊大哥 孫爺這才甦醒過來 遂問道 你是跟我鬧着玩兒嗎 許爺說 我是心裏一痛快 所以跟您說了一句玩笑話 誰想到您來這麼一齣 年前丟那一百多銀子 也沒見您有這個樣兒呀 孫爺

說 那一百多銀子不是來的容易嗎 這次雖然錢少 一則是咱們的養命根源 再則兄弟你也很費了些心思 好容易掙了這麼幾個眼珠子 再叫我給看丟了 挨餓倒是小事 我還有什麼臉兒再見老弟你呀 許爺說 叫您這一說 彷彿這件事情大啦 別說這才四五吊錢 就是四五十吊 丟了也就丟啦 好在咱們是沒用本錢賺來的 只要有人就不愁錢 得啦 咱們趕快吃點兒什麼 吃完了是倒班兒睡 一個人睡 一個人作玩藝兒 不然咱們精神不夠用的 倘或累病了一個 那不就糟啦嗎 孫爺說 這個辦法很好 這麼咱就吃吧 哥兒倆一面吃着 孫爺忽然問道 老弟 你既說錢是沒丟 可是咱的錢在哪兒放着啦 許爺一聽 這一問可叫我不好答 要說是我收起來 他一定要問我收存的地方 要說是存到別處 他一定向我要憑據 倘或跟他說了實話 他若再一瞪眼兒 我可就沒有辦法了 左思右想 還是不說不行 說時遲 那時快 許爺一轉眼花兒 把這幾層道理在腦子裏走了一遭

遂就答道 大哥 這個話可是這麼說 咱們哥兒倆當初總算花過見
過 雖說把萬數銀子都花完啦 只要有咱們人在 將來就能有帶幾萬
銀子回家的那一天 凡人作事 不能因小失大 要是因為幾吊錢把命
搭上 我們可就算不了漢子啦 在兩天頭裏我們能想得到今天這頓飽
飯 和花錢買的這堆材料嗎 別看咱們現在丟幾吊錢 往後賺錢的日
子還多着啦 孫爺一聽許爺的話口兒 敢情錢還是丟啦 立刻心裏就
覺着不得勁兒 並且連嘴唇還直哆嗦 許爺一看他又耍舊病復發 趕
緊說道 大哥您先別着急 我還沒說完啦 凡事都得往開處想 我先
問問您 倘或咱們所賺的錢已有百八十吊啦 到那時要是丟了應該怎
麼樣辦呢 孫爺說 果然來這麼一下子 我立刻就死 許爺說 所
以呀 須知咱們現在要是不丟這幾吊錢 將來必有再丟百八十吊的那
一天 怎麼呢 人是不經一事不長一智 現在我們雖丟幾吊錢 這正
是給我們一個經驗 從此我們既知道防備 以後就永沒有再丟錢的日

子了 大哥您想對不對呀 至於您所說沒臉兒見我的話 那更不挨着
啦 究竟還是怪我的心粗 我要是想到這一層 又焉能發生這種事呢
總而言之 這正是鼓勵咱們哥兒倆一回叻 孫爺一聽這一套話 似
乎近情近理 這才長歎了一聲 說 既然如此 我就依着老弟的話
接着再往前掙爲吧 許爺說 這不就對啦嗎 別忘了咱們共和才一文
錢的本兒 實在的大資本就是咱們這倆人哪 得啦 趕快吃完了 您
睡前半夜 我作到後半夜 叫起您來再替我接着作 作到明天早晨
再叫起我來 咱們一同去賣 孫爺說 好吧 當時哥兒倆吃飽喝足
就照約行事 孫爺先睡了 許爺就動手先紮架子 紮完了架子緊跟着
就糊 一直忙到快天亮啦 這才將孫爺叫起來 告訴好了他怎麼糊
許爺就睡了 孫爺因爲丟了幾吊錢 恨不能一天就把他賺回來 於是
竭力一趕羅 把許爺沒糊完的都糊完了 自己又獨出心裁 紮了幾個
車燈馬燈之類 第二天早晨把許爺叫起來 許爺一看又多出幾個燈來

笑着說道 您看丟錢有好處沒有 不然您絕作不出這幾個燈來 孫爺也只好是一笑 於是哥兒倆就將玩藝兒分開 各拿一半 直奔玄妙觀而來 到了玄妙觀一吆喝 比前兩天的嗓門兒還大 半天的工夫 哥兒倆所拿着的玩藝兒都剩不多了 於是二人又湊到一處售賣 正在大聲吆喝 忽見有兩個女子來到跟前 仔細一瞧 正是贈銀的那兩位姑娘 孫爺一看 是撒腿就跑 許爺本也想着躲避躲避 無奈二妓已來到面前 再想跑也跑不開啦 有心跟二妓說話 恐怕他們看不起不理 有心不跟他們說話 又恐怕他們挑了眼 說是忘恩負義 正在猶疑之間 二妓中有一人問道 這不是許客官嗎 許爺一聽 人家既還相認 自己也就不能不承認了 於是老着臉子答道 不錯 我就是許盛 妓女說 既有回家的盤費 如何還流落此地 落到這般光景 許爺說 我很願意你們二位該着燒香去燒香 該着逛廟去逛廟 別管我們的閑事 妓女說 您這是什麼話呢 這件事既與我們有關係 我們

焉有不問問的道理呢 恁別覺着落到這般光景 就彷彿沒臉兒再跟我們說話似的 別看我們是妓女 絕不像社會上那一般勢利眼的小人有錢有勢他就巴結 沒錢沒勢他就躲着 我們雖不敢說真有良心 究竟也得講點兒情義 您就是不願意教我們管 我們也得明白明白 到底兒你們二位是怎麼落到這一步的呀 許爺聽到這裏 已不能不說了 遂把自從二妓贈銀以後 怎樣在飯館兒丟的銀子 怎樣回到店裏把鋪蓋當了還的店帳 怎樣挪到小店兒 怎樣又住了破廟 怎樣又被賊偷了幾吊錢去 一五一十的 詳細細的說了一遍 二妓一面聽着 真是眼淚汪汪 看那個情形 要不是在大庭廣衆之下 早就放聲大哭了 遂就向許爺說道 你們二位既有這種種不幸的遭遇 爲何不早到我們那裏去說 我們無論怎麼樣 也得想法子叫你們二位回家呀 許爺說 你們二位雖有這番盛意 不過我們哥兒倆可不能這麼無心 再說挺大的這麼兩個大人 恁把百十兩銀子給着丟了 要在有錢的主兒

遇上這種事 或者還有人信 要到了我們哥兒倆身上 大概跟誰說誰也不信 因為這個緣故 所以我們能願意自己受罪 也不願意再找你們二位去了 妓女說 別人不信你們二位則可 咱們既然相處半年之久 誰都知道誰啦 難道我們倆人還不相信嗎 得啦 還是趕快回家要緊 看您這個情形 大概也絕不肯再到我那裏去了 一面說着 由手上脫下兩隻金鐲 向許爺說道 現在我身上錢不方便 您先把這個拿去合了 哥兒倆換換衣服 剩下的作盤費 還是趕快回家吧 許爺一聽 說道 多謝你們二位的厚意 這個東西我們可實在不敢要了 請您還趕快戴上 我們打家裏出來既沒打算空手回去 如今也沒有回家的必要 雖然我們落到這個樣兒 在你們看着是受罪 在我們想着可是應該 當初不是我們自己往這條道兒上走的嗎 妓女說 這話不是這樣說法 常言說得好 眼不見 心不亂 我們既看見你們二位落到這般光景 焉有見死不救的道理呢 即便不願意回家 把這個東西

合了錢 也可以作個大點兒的買賣呀 許爺說 買賣倒不在乎大小 只要自己努力往前去作 將來自能日見發達 你們二位這一添本兒 引起我們的倚賴性來 倒許弄糟了 所以我很希望你們二位 從此對於我們倆人的事 絲毫不必關心 究竟看看我們哥兒倆行不行 咱們是後會有期 你們二位也該回去啦 我也得趕快找我孫大哥去啦 說罷 抽冷子一扭頭也跑啦 二妓眼看着他跑了 有心追上前去 無奈兩腳無力 邁大步都不行 又哪能開腿跑呢 惟有咳聲歎氣的 低頭走去 一般逛廟看熱鬧的人 沒有一個不挑大拇指頭的 說 人家這兩方面全算對啦 一個當妓女的 居然這樣的有良心 那就很難得啦 不想一個要飯花子 也真有堅決的志氣 看起來 世上真是什麼樣兒的人都有哇 不表你一言我一語的紛紛議論 單說許爺 自徒跟妓女談話的時候 心裏就急着急 因為孫爺見了妓女撒腿就跑 一則不知他跑到何處 再則又恐怕他自己一害羞再尋了短見 無奈許爺越着

急 妓女的話越說越沒完 許爺心說 我既不打算再要人家的錢物 又何必多耽誤工夫 於是抽個冷子 鬧個不辭而別 自己雖覺無情 因爲有孫爺的關係 也不得不如此了 及至跑開之後 回頭看了看 二妓並沒有趕來 這才繞到玄妙觀的廟後 裏裏外外的找了半天 也沒見孫爺 心想大概他是回廟去了 許爺又趕緊跑到廟裏一看 孫爺正守着一堆錢在那裏打坐啦 這才放心 孫爺一見許爺回來說道 你怎麼這半天才回來 差點沒把我臊死 許爺說 我跟他們說話啦 孫爺說 老弟你真可以 難得還有臉兒跟人家說話 都說了些什麼呀 許爺就把與妓女所問答的話 和給錫子沒要 自己抽冷子逃跑的情形 向孫爺說了一遍 孫爺說 對 好兄弟 有志氣 別看咱窮 也要窮出個道理來 從此咱們還是不倚賴別人啦 許爺說 我也就是這個心思 咱們也別多說啦 趕快串櫃預備明天的材料吧 於是一串櫃 又是五吊多錢 簡斷截說 哥兒倆照舊的營業 一個正月的工夫 賺

了足有一百多吊 許爺說 大哥 咱們既有這些錢 也可以護住胸口
啦 廟裏也不是久居之地 還是搬到小店兒去吧 孫爺說 好 就這
麼辦吧 哥兒倆收拾了收拾 依舊回到店中 又過了幾天 許爺說
現在廟季兒已過 咱們又得改變宗旨 另想賺錢的主意啦 孫爺說
我還是聽喝 老弟怎麼辦怎麼是 許爺說 依兄弟之見 打算開個小
鋪兒 孫爺說 幹 說話這就租房 躉了點兒雜貨就開張 買賣還是
一天比一天強 核計可得三四分利 半年的工夫 又賺了好幾百吊
簡直說吧 許爺也真能琢磨 想個主意就能剩錢 一恍二年的光景
哥兒倆竟賺了好幾千兩 也搭着歷盡艱難 二位絕不敢再有絲毫的曠
爲 雖然有了錢 依舊的是克勤克儉 資本既然雄厚啦 遂就在閭門
外開了一座布店 起了個字號就叫一文錢 所爲不忘自己的本源 這
天哥兒倆一高興 叫厨房預備了一桌酒席 相對痛飲 許爺忽想起贈
金的妓女 未免有感於心 遂跟孫爺一商量 拿出一千銀子來給二妓

贖身 叫他們自行擇配 以補當日的恩情 二妓雖想從他們二位 孫
許二位皆因家中都有妻子 只好婉言辭却 書要簡斷 又過了二年
孫許二人居然財雄一方 雖由安徽把家眷接到蘇省 家裏人并不知他
們是苦盡甜來 從此孫許兩家就結爲世交 以誌永遠不棄舊好 聽說
直到咸豐年間 還有這個一文錢布店 足見人有恆心 決計不能一世
受窮了

您愛看小說嗎

請您定一份

劉鐵菴主辦的

小

說

日

報

每日出版一次 零售銅元二枚

每月二角五分 外埠大洋四角

本埠全年二元五角

外埠全年大洋四元

開設東興大街電話四三二零

中華民國十三年七月出版

編著者 劉鐵菴

印刷者 小說日報社

發行者 小說日報社

批發者 白話晚報社
小說日報社
新教育書社

版權所有

每本定價大洋六分

天津小報社
第三種
出版